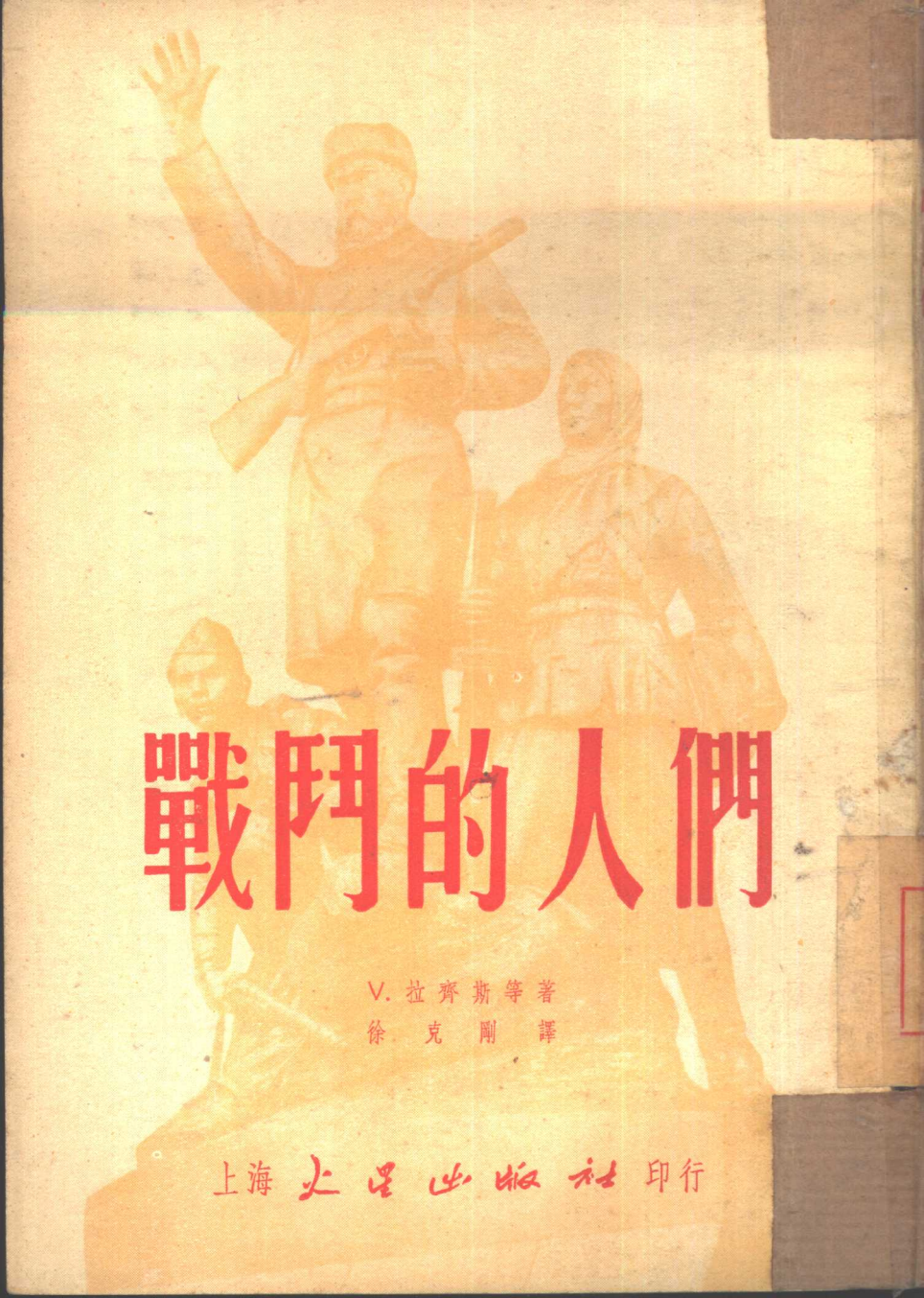




戰鬥的人們

V. 拉齊斯等著
徐克剛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



戰鬥的人們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〇年）

820(z)
5004

戰鬥的人們

V. 拉齊斯等著

徐克剛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

戰鬥的人們

著 者 V. 拉 齊 斯 等

譯 者 徐 克 剛

出 版 者 火 星 出 版 社
上海延安東路791號
電話：八四六〇六

發 行 者 火 星 出 版 社
上海延安東路791號
電話：八四六〇六

排 版 者 東 南 印 書 館
上海新開路566弄24號
電話：六二五四六

1952年12月初版

1—3000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前言

這個集子裏一共包括九位作家的十個短篇，作者多爲名家，多半得過斯大林獎。如B·拉夫列烏夫、F·潘菲洛夫、L·索波列夫都是老作家，A·陀夫靜科是電影名導演，V·拉齊斯則是拉脫維亞的名作家，曾以『暴風雨』一書獲得一九四六年斯大林獎金二等獎，去年又以『到新海岸』一書榮獲斯大林文藝獎金首獎。

這十篇東西，大部分都是我抗戰期間在西北工作時所譯，大半都發表過，解放前後又加譯了幾篇，在當時的『中蘇文化』及『中華少年』等雜誌上發表。現在重新整理一遍，把它編成了這個集子，並題名爲『戰鬥的人們』。

這十個短篇，都描寫戰爭，表現戰時蘇聯人民的無比的英雄主義和愛國主義精神。每一篇都具有不同的特色——從不同的角度表現了戰時蘇聯人民的生活和他們那種堅強的戰鬥意志與行動。每一篇都具有一種感人的力量，都貫徹着一個共同的莊嚴的主

題——消滅法西斯主義、爭取祖國的解放和人類的自由！

讀着這些作品，一方面使我們看到敵人的猙獰面目，看到敵人對於被奴役國家的人民是如何的殘暴、如何的慘無人道，從而使我們感覺到今天保衛世界和平運動意義的重大；同時，從這些作品，也使我們認識到戰時的蘇聯人民是怎樣艱苦奮鬥過來的：他們怎樣痛恨敵人、熱愛自己的人民，怎樣站在自己的崗位上，在前線、在後方，勇敢的作戰，堅強的工作，爲了擊潰人類的敵人——法西斯侵略強盜、爭取祖國的解放和人類的自由，毫無保留地獻出了自己的一切，甚至寶貴的生命！

今天美帝國主義強盜正在步希特勒的後塵，甚至比希特勒更加瘋狂殘暴地在朝鮮戰場上使用毒氣、凝固汽油彈、細菌彈等大規模殺人武器，毀滅和平城鎮、屠殺和平人民，並不斷侵犯我國領空，甚至把細菌撒到我國東北，最近更不惜破壞停戰談判，企圖壓迫聯合國擴大侵略戰爭，燃起另一次新的大規模的更殘酷的侵略戰爭的火焰，實現它那奴役全世界人類的迷夢。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今天我們來讀這些作品，無疑的會使我們感到加倍的警惕，同時也更使我們理解到今天我們加強抗美援朝、保衛世界和平運動

意義的重大和任務的緊迫。

我們堅信：在中蘇兩大民族的堅固的同盟，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團結一致反抗侵略的堅強決心和偉大力量前，任何戰爭狂者的幻想和迷夢，都一定無法實現，和平一定能夠戰勝戰爭！等候着戰爭販子們的只有一個結果——毀滅，假如他們果真敢於發動大戰的話！

譯

者

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國人民
志願軍出國作戰兩週年紀念日。

目次

前言

一個軍曹的禮物	B · 拉夫列烏夫	〔一〕
我們的手越來越重了	F · 潘菲洛夫	〔二四〕
娜雅就是葛麗雅	A · 普勞多波波瓦	〔三〇〕
發生在海裏的故事	V · 拉齊斯	〔三六〕
夜 鶯	P · 克佛卡	〔四二〕
四個人的營	L · 索波列夫	〔四八〕
他底母親	A · 陀夫靜科	〔五三〕
亞列昂塞珈	A · 柯羅梭夫	〔五九〕
他的小女兒	F · 潘菲洛夫	〔六〇〕
母親	S · 左列安	〔三三〕

一個軍曹的禮物

B·拉夫列烏夫

一個坦克駕駛員，兩頰上沾滿烟煤、血跡和眼淚，正靠在戰壕裏的避彈障上，像一個小孩似地嗚咽的啜泣着。但是伴着他的啜泣所說的話，可決不像孩子的牙牙學語。他是在用各種各樣的話咒罵德國人，這甚至使那些站在戰壕裏面圍繞着他的水兵們讚許的露出牙齒笑着。

這位坦克兵被憤怒所激動，簡直要瘋了。一枚德國砲彈擊中了那輛坦克車的砲塔，指揮官和砲手都給打死了，車子本身也着起火來。這位駕駛員幾乎都來不及跳出來。火舌包圍了他，他趕快滾倒在地上，撲滅了他身上已着了火的衣服。他大聲的咒罵着開始逃走，像一匹野馬似的曲折的跑跳着，以閃避像一羣憤怒的蜜蜂似地圍繞着他呼呼吼叫着敵人的槍彈。有一個槍彈擊中了他的面頰，還有一個在他正因疲憊和憤怒喘着氣，還沒來得及滾過土壤溜進到爲那些水兵所佔有的戰壕裏的時候，就擦過了他的肋骨。

水兵們給他在臀部紮了綑帶，並在受傷的臉頰上塗了碘。他一動不動的讓水兵們給他裹傷塗藥，挺起胸脯，睜着大大的藍眼睛，望着那些紅海軍兵士。

『你們這些人不懂得，』他望着周圍的水兵們哭着，『一部多好多美的坦克車啊！真像是一個會蹦會跳的活人。你敲着它的鐵甲，它就會吼叫着回答你。我賭咒它簡直像一匹千里馬。』

又一次想起了那不可補償的損失，這個坦克兵又咒罵起德國人來，引得水兵們又快活的笑了起來。恰在這時，連長彼得羅夫中尉向這裏走來了。他是從指揮所來的，想看一下這個坦克兵到底是誰。

『這小伙子傷心死啦，』克里曼科小心的向連長低聲報告着，『他的兩個同志被打死，坦克車也燒掉了。』

『可是這麼哭有什麼用呢？』彼得羅夫不以爲然地瞪眼看着坦克兵。

『讓我解釋一下吧，中尉同志，』克里曼科用一種有說服力的調子低聲說，『他流的不是一個女人的眼淚。他流的毋寧是一個騎兵的眼淚呵。』

『騎兵？你在說什麼呀？』中尉聳起了他那褪色的眉毛。

『哦，對不起，我是在書上讀到這個的……比如，當一個哥薩克人丟了馬的時候，他便站在那裏哭着，因為他熱愛他的馬。對於這位坦克兵，他的坦克車也像一匹馬……事實上他也就是這樣叫它，拿它叫做馬的。』

彼得羅夫忍住了笑。他很年青，却喜歡裝出一付軍事長官的冷酷的面相，害怕着失去了作爲一個軍官的應有的威嚴。

『你這全是一派胡說，軍曹同志，』他用着斷然的次中音說，『把這坦克兵帶到掩蔽壕裏去，讓他睡一覺，他就不哭了。晚上叫他回隊去，不然他們或許會以爲他給打死或是逃掉了呢。』

中尉轉身向指揮所走去。水兵們把坦克兵帶了開去，於是戰壕裏又回復了常態。克里曼科軍曹坐下來正要吃完早飯的時候，坦克兵忽然來了。嚼着麵包和鹹肉片，他落入了沉思裏。他對於那個小伙子損失了坦克竟使他感到那麼傷心，感覺到很不安。他很同情他。就在最近他的船被炸沉的時候，他就遭受了同樣的經驗。不錯，當時他沒有流一

滴眼淚，可是以後怎樣呢？所有的人原不必都是一樣的呵。晚上軍曹常常夢見那隻像藍灰色的海波似的『斯屈雷米特尼』號驅逐艦，在一個有雲的日子，迅速有力地前進，船首衝起了翻滾着泡沫的白浪。克里曼科在自己的心眼裏看到了那隻船，看到了他自己站在船尾的砲跟前。他會醒來，他的嘴發乾，他的心爲那現在深深地沉在水底下，半埋在綠色而發着惡臭的黏土裏的船而發痛。軍曹會緊緊握住了拳頭，很久很久才又睡去。

所以中尉是不應該把那個坦克兵的舉止看作一個女人的。他的眼淚完全是一個善良的、憤怒的、男性的眼淚呵。

軍曹想做點什麼，使那個小伙子再覺到快樂，使他回復平靜。但當他想到不知該怎樣做才好，他便嘆息着，一面由於習慣，小心的拂去了落在膝頭上的麪包屑。真的，在過了三個月的戰壕生活後，他的袴子已經髒得即使再小心點，也再不能回復他們海軍的從前的漂亮來了。

克里曼科站起來，伸出手小心的拿起了他那支靠在避彈障上的狙擊兵的步槍，他仔細的檢查了那光滑的灰色槍筒，和槍上的測遠器。他又在他的背囊上檢查了一下，看到

裏面有很多槍彈，還有兩個「7.9」的手榴彈。

克里曼科把步槍擡到肩上。現在已到他應該出發的每天巡邏的時候了。他走下壕溝去，一直到一個通到無人的地方的狹窄的口子，便開始爬了過去。這兒灌木叢比較少。克里曼科預定要到的那個地方還有一段路，他就決定先在地上平貼的躺下來，休息一會兒。前面伸展着一條狹溝，一條現在已經乾涸了的山澗從這溝裏通過去，有一道河岸斜延到它那兒。克里曼科屏住氣，開始滾下那斜坡去。忽然他停住了靜聽着。從溝那邊，傳來一種尖銳的、嘎扎嘎扎的聲音，好像一匹巨獸在那兒徘徊。克里曼科迅速的躲到一塊圓滑的大石後面。噴氣聲變得更大了，不久一輛德國坦克車笨重的傲慢的搖擺着，從那轉彎頭的後面出現了。克里曼科低聲的咒罵着。他清楚的看到了在那被烟燻黑了的鐵甲上的黑白二色的十字。車上的細長的砲筒子左右搖擺着，彷彿在吸着空氣似的。

「這耗子！」軍曹喃喃的自語着，「他想衝進我們的陣地來呢！」

霎那間他感到很遺憾：他所拿着的只是一枝步槍而不是「斯屈雷米特尼」號驅逐艦上的砲。天啊！要是他能夠對着那鋼鐵的怪物瞄準一座砲，他該會演出一幅多動人的壯

觀來呵！在這種情形之下，這支步槍實際上簡直沒有用處。向車上的孔隙射擊嗎？……坦克車會逃掉的。

坦克車更近了。克里曼科躺着不動，於是他的臉上突然慢慢的露出一個特別的笑來，這笑在像他這樣的地位是很奇怪的：那不是普通的大胆所可比擬的。

他摸着了掛在皮帶上的刀柄，把它從皮鞘裏抽了出來，用手指尖在刀鋒上試了一下，又把它放回到皮鞘裏去。坦克車向着後面躲着軍曹的這塊圓石駛過來。克里曼科把自己平伏的貼住了那塊圓石，溶化在它的背境裏，好像一隻曝曬在太陽裏的蜥蜴似的。他把眼睛定定的盯住坦克車。忽然砲塔的門蓋推開了，一個坦克兵向外面張望着。他頭上戴着一頂好像一個足球似的皮盔，從他那細長脖頸上慢慢的左右轉動着。他所看到的情形顯然使他放了心。他對着裏面的人嚷了些什麼，然後把門蓋砰的一放不見了。克里曼科蹲着不動，直到坦克車過去了，它那肥胖的屁股留下一陣令人窒息的汽油味。然後像一隻貓似的蹲着，軍曹把槍換到左肩上，悄悄的滾下石頭，追上坦克車，跳到它的熱熾燙的鐵背上。他蹲在靠近砲塔的地方，抽出他的刀子來。他的心急劇的猛跳着。坦克

車噴着氣，碾碎着石子，繼續着不動，於是他的臉上突然慢慢的露出一個特別的笑。克里曼科等候着。砲塔頂上着不動，於是他的臉上突然慢慢的露出一個特別的笑。啪噠一下砲塔的門蓋頂上着不動，於是他的臉上突然慢慢的露出一個特別的笑。圈。噹噠一下砲塔的門蓋頂上着不動，於是他的臉上突然慢慢的露出一個特別的笑。

他那驚愕的水汪汪的眼睛，把它從皮鞘裏抽了出來，用手指尖在刀鋒上試了一趕快把手伸向門蓋，但是鋒利。免車向着後面躲着軍曹的這塊圓石駛過來。克里曼科把叫着倒了下去。一個驚慌的。它在它的背境裏，好像一隻曝曬在太陽裏的蜥蜴似的。背囊裏抓出一個手榴彈來，然後砲塔的門蓋推開了，一個坦克兵向外面張望着。他頭一聲沉重的震響，使坦克兵，從他那細長脖頸上慢慢的左右轉動着。他所看到的像有些很重的東西落在他的。的人變了些什麼，然後把門蓋砰的一放不見了。克里來。了，它那肥胖的屁股留下一陣令人窒息的汽油味。然後

接着聽到一個很長的呻吟。到左肩上，悄悄的滾下石頭，追上坦克車，跳到它的熱了下去。他的腳觸到了一些鬆軟的地方，抽出他的刀子來。他的心急劇的狂跳着。坦克東西在滴着。他感覺到那一

邊。他的眼睛已經習慣於半黑暗，他看到了那個駕駛兵，他的頭沉下在方向盤上。抓住了他的衣領，克里曼科把他從座位上提起來。那個德國人的頭無力的掛着。他的眼睛緊閉着。

「我不知道他死了沒有？」這思想閃過軍曹的心頭。

要是死了，那真太糟糕了。克里曼科總以為那個手榴彈只不過會使那個駕駛兵暈了過去，因為鋼板保護着他。真的，他已俘獲了這輛坦克，但是軍曹還有着別的計劃呢，那個駕駛兵的死，却使他的計劃完蛋了。克里曼科一點也不知道他應該怎樣把這笨重的傢伙開動起來。而他却必須趕快把它開走，因為別的德國人隨時都可能從溝後面突然向他撲來，抓住了他。

那個德國人躺在方向盤上，忽然動着哼起來，沉重的呼吸着。他睜開眼睛來，迷迷糊糊的看着水兵。

「喂，別耍花槍！」克里曼科叫喊着。『把坦克車開到我們的陣地上去，你這狡猾的蛇！』

德國人唧咕着些什麼，抬起了他那發抖的兩手。

『你混蛋！』克里曼科咒罵着。『你唧咕些什麼呵？快開，否則我就把你打得半死。』

但這毫無用處，德國人對於他說的話一句也不懂。他害怕得一動不動的繼續瞪眼看着軍曹。

『他不懂呢，』克里曼科氣上來了，『我要怎樣才能使他懂得我的意思呢？』
要是讓這條魚漏出了網，那才可惜呢。怎麼辦呢？他苦苦思索着，想要想出一些必需的話來。

『那麼那是什麼話呢？……這真是糟糕！……政治指導員曾經告訴過我們……哦，我想起來了……』

他把他的腿伸過門去，踢着德國人的背。『Vorwärts! Vorwärts! (開呀！開呀！) 你媽的！』他嚷着，德國人忽有所悟地點點他的頭：

『Vorwärts!……Ich verstehe (我懂得了)……I……I……』